

## 日本学术脉络中的鲁迅论：评王钦的『魯迅を讀もう』<sup>1</sup>

鈴木將久

王钦用日语撰写他的鲁迅论，这个事实具有重要意义。王钦无疑是国际学者，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念本科，在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现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学术环境接受学术训练，展开学术活动。他的活动可以称为“跨语际实践”，刻意追求不限于任何一个语种的跨语际性。这本著作把他通过阅读鲁迅文本获得的思考用日文表达出来，本身就是跨语际实践，也呈现出王钦研究的卓越特点。下面我想从“跨语际”的角度谈谈阅读王钦著作的感受，主要谈两个问题：第一是他的著作对日本学界带来的冲击，第二是翻译的问题。

王钦的跨语际研究对日本学界带来的冲击，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日本鲁迅研究的冲击，第二是对日本知识界的冲击。先讨论对日本鲁迅研究的冲击。众所周知，日本的鲁迅研究已有很厚重的传统。王钦显然从不同于日本传统鲁迅研究的学术方法出发，给日本鲁迅研究界带来新的东西。饶有兴趣的是，在研究的基点上，王钦面对文本的基本态度居然与日本的鲁迅研究存在相似性。王钦在前言写道：“我提议大胆的方法：面对鲁迅文本时，暂时搁置种种研究和解释方法，谨慎诚实地阅读他的文字。”<sup>2</sup>实际上，日本鲁迅研究的法宝无非是一句一句、谨慎诚实地阅读鲁迅文本。1950年代年轻一代学者组织“鲁迅研究会”，他们最主要的活动便是“会读”。当时积极参加“鲁迅研究会”的木山英雄回忆说：“‘会读’是比较仔细地阅读原文，而且有大家讨论到底的倾向。”<sup>3</sup>他们一句一句地阅读鲁迅文本，确定每一个文字的意义，从而思考鲁迅文本的深奥含义。也就是说，他们相信谨慎诚实地面对鲁迅文本，才能全面理解鲁迅。年轻时参加“鲁迅研究会”的丸山昇、木山英雄等日本鲁迅研究的重要学者，都以这样的方法深入鲁迅的文学世界，取得了卓越成果。王钦尊重日本鲁迅研究的重要遗产，其背后持有对鲁迅文本的相似态度。

不过显而易见，王钦和日本鲁迅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异。“鲁迅研究会”特别重视“姿势”。要准确理解他们所强调的“姿势”之所指，

这并不简单，但总体来说，“姿势”意味着阅读者调整自己的心态，进入鲁迅的精神世界。鲁迅研究会强调“姿势”，是因为他们重视鲁迅精神。日本的鲁迅研究者重视鲁迅精神，并不仅仅为了理解鲁迅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是他们相信理解鲁迅精神可以推动他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跟“鲁迅研究会”一样追求谨慎诚实地阅读鲁迅文本、却走向不同方向的丸尾常喜在《鲁迅：“人”与“鬼”的纠葛》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对我来讲，鲁迅文学恰如是理解中国的工具书。也就是说，我通过鲁迅文学致力思考和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sup>4</sup>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鲁迅研究跟日本人如何认识中国这一个思想课题有密切关系。日本的鲁迅研究者认为鲁迅文本的丰富内涵是理解中国的绝好契机。考虑到战后中日关系，他们的想法无疑有现实意义。但不得不说，到了今天，鲁迅研究必须转换。就在这时，王钦运用文本分析提出与日本鲁迅研究不同的方向。

王钦在这本著作中多次批评试图在鲁迅文本背后读出深奥道理的解读态度。虽然王钦没有点名批评，但日本传统鲁迅研究所解读出来的“鲁迅精神”，可能就是他想批评的“深奥道理”之一。重视鲁迅精神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往往根据鲁迅的生平讨论鲁迅文学的阶段性发展，相比之下，王钦不太重视鲁迅的生平，也不太关注鲁迅文学的阶段性发展。也就是说，王钦不重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而重视鲁迅的文本本身。王钦提倡的是“回到文本自身”。通过“回到文本自身”，即贴近文本表层，去感受文本深层的文学力量。换言之，他拒绝来自鲁迅文本外部的深奥道理，而坚持认为文本本身就有力量。由此他主张鲁迅文本的新的意义：鲁迅文本不提示简单明了的结论，不排除不确定性，反而在无法形成统一形象的情况下，致力于与自己无法理解的“他者”产生关系，由此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认为鲁迅文本隐藏着能量和阅读者不抱成见、坦率地接近文本才能出现的力量，而且这个能量超越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指向更大的文学经验。

重要的是，王钦提出来的鲁迅文学的力量，虽然与加深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关系不大，但能对日本学界“何谓文学”的学术探索有所贡献。换言之，王钦离开日本鲁迅研究的传统，进入日本文学研究的前线。王钦精读鲁迅文本时，时常参照西方现代思想，如布朗肖、本雅明、德里达等。他或许想借用西方现代思想深入到鲁迅文本的深层，但他的态度似乎不限于方法论意义

上的借用，而是让人觉得他甚至主张鲁迅文本所包含的能量与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探索具有可比性。也就是说，鲁迅的文本含有几乎等同于西方现代思想的思想冲击力——通过鲁迅的文本，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有关文学的原理性问题。这本著作的副标题是“寻求〈他者〉”，王钦认为阅读鲁迅的文本，即是感受鲁迅文本包含的能量，推动读者思考如何与他者形成关系、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换言之，鲁迅文本的阅读行为开启了文学经验的新的可能性。王钦的这一思路，一方面给日本的鲁迅研究带来新的维度，另一方面给日本的文学研究带来以往的西方文学中心视野所不能捕捉的新的文学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王钦有关翻译的思考和实践。这个问题从细节的关注开始。他在这本著作中引用鲁迅文本时，基本上采用竹内好的翻译。可能因为竹内好的鲁迅翻译在日本最有代表性，流传也最为广泛。但王钦使用竹内好的翻译时，时常加一句：“部分译文有所修改”。也就是说，王钦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竹内好的翻译，反而在翻译细节上表达自己的想法。举一个例子。第一章主要讨论鲁迅《野草》中的《好的故事》。王钦首先修改题目的译法。包括竹内好在内的大部分日本译者把它翻译成『美しい物語』（意思是《美丽的故事》），可能因为日本译者认为这篇文章所描写的正是美丽的情景，或者也许因为鲁迅自己在这篇文章中说“这故事很美丽”，但王钦执意把它翻译成『いい物語』（《好的故事》的直译）。其次，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鞭炮的繁响在四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竹内好翻译成「爆竹の音は四方にかまびすしく、たばこの煙は身边に立ちこめる（再翻回中文便是“鞭炮的声音在四方响起，烟草的烟雾在身边升起”）」<sup>5</sup>，而王钦却翻译成「爆竹のかまびすしい音は近くにあり、たばこの煙は身边に立ちこめる（再翻回中文为“鞭炮的繁响在附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sup>6</sup>，然后指出“附近”和“身边”是同义词，都指出叙述人的位置，“鞭炮的繁响”和“烟草的烟雾”分别使得叙述者的听觉和视觉模糊化。也就是说，在这段似乎只是客观描写情景的文字中，王钦却读出了叙述者的位置和感官变化。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理解王钦“回到文本自身”的基本方法和意义。他关注叙述结构，更准确地说，关注叙述中的空隙，从空隙中发现使得文本活动起来的能量。实际上，竹内好的翻译相当正确，至少没有错误，但竹内的主要读者是日本的普通读者，不得不重视故事的前后关系，不能过于注意文

本细节，也不能留下文本里面的断裂。恰恰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王钦的论述特点：不重视故事情节，反而在文本细微处看到空隙，从空隙发现文学的力量。

王钦的翻译策略，在日本的鲁迅翻译史上有独特的意义。日本的鲁迅翻译历史悠久，鲁迅生前的1930年代已有翻译作品。1930年代日本著名的作家佐藤春夫翻译鲁迅，奠定了鲁迅翻译的基调，之后增田涉、竹内好、高桥和巳、丸山昇、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著名的作家和研究者都着手翻译鲁迅。他们的翻译各有特色：有人重视准确性，有人注意可读性。竹内好晚年重新翻译鲁迅的作品，谈起对自己之前翻译的不满：“我感到不满的是，先不说语法上的错误（其实有无数的错误），最大的不满是文章太冗长了。而原文最大（而非唯一）的特点则与冗长相反，就是文章简明扼要。”<sup>7</sup>这句话表明竹内好致力于传达鲁迅文章的节奏感，让读者感受鲁迅文章的速度、感悟鲁迅的文学世界。相比之下，王钦的方法无法帮助读者形成对鲁迅文学的理解，而是促使读者注意到鲁迅文本的细节（或者说鲁迅文本细微处的空隙），从空隙进一步展开文学原理的思考。

这样的翻译策略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语言理论。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等不同文章讨论语言的能量。王钦也关注本雅明的语言理论，在讨论鲁迅《狂人日记》的中文论文中，特别谈及本雅明的“纯粹语言”，他这样写道：“从“纯粹语言”出发，无法表达（in-expression）、无法意指（in-signification）、无法沟通（non-communication）的种种瞬间和纯粹的“可沟通性”本身都指向了打破和颠覆既定秩序和意义的努力，与此同时一种真正的生命维度也由此从纷繁的既定规则和秩序中被显现出来。”<sup>8</sup>王钦有关本雅明的讨论很丰富，本文不能全面整理，但至少可以看出王钦重视的并不是语言传达意义、维持社会关系的功能，反而是“纯粹语言”的种种瞬间指向的“打破和颠覆既定秩序”的能量。在一定程度上，王钦的翻译响应本雅明的语言理论，追求翻译语言的能量。

概而言之，王钦既不属于日本的鲁迅研究界和学术界，也不属于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更不属于西方思想界，但他同时深刻了解日本的鲁迅研究、日本的学术情况，充分体会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更通晓西方思想的核心思考，在这种跨语际的现场，展开除了他以外谁都不能做到的很有个性的学术研究。王钦的文章并不容易阅读，甚至有被误解的可能性，但因

此会有“打破和颠覆既定秩序”的可能性。能否迎接王钦的挑战，是日本学界接下来要面对的思想课题。

## 後注

- 1 这篇文章是以2022年11月26日“重读鲁迅：问题与方法”线上工作坊的发言稿为基础修改而成，原题为《用日文读王钦的鲁迅论》。向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及主持会议的罗岗教授表示谢意。文章修改中，承蒙东京大学王俊文的帮助，特致谢意。王钦的著作是『鲁迅を読もう：〈他者〉を求めて』（春秋社、2022年）。
- 2 王钦『鲁迅を読もう』，第10页。原文是「ここでわたしは敢えて大胆なアプローチを提案する。鲁迅のテキストに向かい合うとき、さまざまな研究や手練手管をまずは置いておいて、彼の文面を実直に、丁寧に読んでいこう、と。」
- 3 木山英雄「思えば終始学会の外で」，『中国：社会と文化』第38号，2023年，第180页。原文是「会読というのは、割と丹念に原典を読んで、納得の行くまで討論する風がある」。
- 4 丸尾常喜『鲁迅：「人」「鬼」の葛藤』，岩波書店，1993年，第329页。原文是「私にとって鲁迅の文学は、中国というものを理解するための辞典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つまり私は鲁迅の文学を通して、中国の社会と文化を考え、理解しようとしてきたといえるだろう。」
- 5 竹内好訳「美しい物語」，『鲁迅文集』第二卷，筑摩書房，1991年，第39页。
- 6 王钦『鲁迅を読もう』，第25页。
- 7 竹内好「新訳『鲁迅文集』について」『竹内好全集』第三卷，筑摩書房，1981年，第409页。原文是「なにが不満かというと、語学的な誤り（これだって無数にある）はさておき、その最大のものは文章の冗長さだった。そして原文の最大の（唯一ではない）特徴が、冗長と反対のもの、文章の簡潔さである。」
- 8 王钦：《翻译的诱惑：重读〈狂人日记〉》，《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第54页。